

【時波斯匿王。為其父王諱日營齋。請佛宮掖。自迎如來。廣設珍羞無上妙味。兼復親延諸大菩薩。城中復有長者居士。同時飯僧。佇佛來應。佛敕文殊分領菩薩及阿羅漢應諸齋主。】

在上一次講到法會的緣起，是在一次結夏安居圓滿之日，也就是自恣法會圓滿這一天，夏安居之中是不出去托鉢的。自恣法會完了之後又恢乞食的制度，這個時候寺廟裡面沒有飲食供給。這是法會圓滿第一天，波斯匿王在這一天齋僧，我們一般講是盂蘭盆會，這個地方所說的就是盂蘭盆會，這一天是波斯匿王做齋主。正好這一天是他父親的忌日，又遇到佛教團體裡面自恣法會圓滿的這一天，可以說這種因緣非常的殊勝。『波斯匿王』，波斯匿是印度話，翻成中國意思有月光的意思。在當時一般人稱佛，佛的智慧光明像太陽，波斯匿王的光明是像月亮，這是在星宿裡面光明最顯著的。波斯匿王出生的時候，他的父親見到光明，曉得這個兒子後來一定有大福德，所以把他取的名字有月光這個意思。這個名字實在講含多義，它還有一個意思叫勝軍，也正是那個時候跟外國交戰打了勝仗。打勝仗的時候這個老國王生了一個兒子，他非常歡喜，波斯匿它有這兩種意思。

這位國王就是舍衛國的國王。佛在經裡面告訴我們，這位國王他是釋迦牟尼佛的護法，實在說他是菩薩應化而來，在過去龍光佛世的時候他已經登到第四地，我們講地上菩薩，他是第四地。由此可知，經論裡常常講「一佛出世，千佛擁護」，一尊佛他雖然是有那麼大的智慧能力，沒有別人來幫助他，他能不能教化眾生？給諸位說，不能。就跟一個人一樣，他再多才多藝，他一個人唱不了一

台戲。他唱個主角，還要配角、還要許多給他跑龍套的，要沒有那些人配合，他孤家寡人也是不行。由此可知，佛世都是如此，佛之後這些弟子們弘法利生，還會有例外嗎？所以古人常常說，「若要佛法興，唯有僧讚僧」，這個讚歎就包括互助合作，才能夠興教，才能夠弘道，才能夠真正做到自利利他。諸佛菩薩就做了個榜樣給我們看，我們曉得佛的常隨弟子出家眾裡面，一千二百五十五人，都是諸佛菩薩應化而來，不是普通人，看到那些阿羅漢，並不是真正的小乘阿羅漢。我們在前面十二句歎德裡面讀過，連佛的在家弟子都是諸佛菩薩應化而來，所以道場的殊勝莊嚴無與倫比。我們中國歷代的祖師菩薩，他們的道場給諸位說也是這個樣子，不但他那些學生，出家弟子們，他在家的護法們與他也是有緣，也都是應化來幫助他、來成就他，這是在佛門。

世法裡頭，給諸位說也不例外，我們舉一個簡單例子，某人做縣市長，這是小福報。現在的縣市長在佛法裡也可以說是散粟王，他是一個小地方的統治者，相當於古時候的諸侯。他底下這些幹部、他的祕書，底下這些科長、科員，替他辦事的，與他過去生中還是有緣分，真正所謂是「一飲一啄莫非前定」。我們懂得這個道理，就要牢牢的記住，佛祖常常教誡我們，與一切眾生廣結善緣這很重要。廣結善緣無論在世法、出世法裡面，你將來都是一帆風順，沒有障礙。障礙重重從哪裡來的？沒有善緣，盡與眾生結惡緣，所以你碰到的人不是幫助你，而是來障礙。我們做一樁事情，發的是善心、發的是至誠心，遇到許多的障礙，自己就要覺悟，過去怎麼樣？自己過分把自己看高，太自負，不肯與人結緣，所以我們發極誠懇的心去利益眾生，還是障礙重重。由此可知，結善緣重要。一切的惡緣，在今天我們覺悟了，覺悟了就要把它化解，不再迷惑。換句話說，在人際關係上，我們從今天一定要求改變，一定要求著

能夠適應環境，尤其是人事的環境，才能夠做到團結，才能夠做到互相諒解。這樣自己無論是修道，在佛法的事業上，或者諸位在世法裡面，你自己的事業上，都能成功。我們讀經讀到這些地方，這都是給我們啟示，經裡面有明說的、有暗說的，我們都要能體會到這個意思。

波斯匿王是再來人，不是普通的人，他是大菩薩示現的。這種時節因緣就彷彿唱戲一樣，都是安排好了，他父親的忌日，在這一天來供養佛，又碰到大眾僧自恣圓滿，這是盂蘭盆法會。這不但是為自己培福，為先人超薦，同時也是教孝，教老百姓要孝順父母，慎終追遠，這是教孝親。這是佛法裡面的大根大本，世出世間法都是建立在孝道上。『營齋』，「營」是經營，在宮廷裡面辦齋來請佛，主要的我們從文字表面上來看，他是為他的父親修福。『宮掖』，「掖」是掖庭，就是我們中國人所謂偏殿，這是供齋的所在。正殿是帝王處理國家大事的場所，偏殿是接待賓客，這是場所最恭敬。『自迎』是親自去迎請，不是派代表去的，這是表示恭敬。像這些地方我們都要學習，對於賢人、對於長者，我們迎請一定要親迎。除非是實在不得已這才派代表，不是十分不得已的時候一定要親自迎請，這是表我們的恭敬心。『廣設珍羞無上妙味』，這就是盡心盡力辦這份齋供，處處我們都能看到波斯匿王極其誠敬，竭盡誠敬之心。『兼復親延諸大菩薩』，諸大菩薩是隨佛一道來的，也是親自請。這是國王這天設齋供佛，供養諸大菩薩。

俗話常說上行下效，國王都這樣做，他這個國家老百姓當然都仿效，那就形成一種風俗。所以在舍衛大城每一家裡面，『城中』那些長者居士們這天家家都辦的有齋，都設齋供養釋迦牟尼佛、供養佛的這些弟子們，所以說每一家，『長者居士，同時飯僧，佇佛來應』，「佇」是在等待著。這真正是一個佛國土。釋迦牟尼佛他

確實是有能力分身去應供，你看釋迦牟尼佛有沒有這麼做？沒有這麼做。這就是說明，佛法盡可能不要用神通，要示現得跟一般人一樣。除非是在一種是不得已的情形之下，一種是做證明，但是一做證明之後就要走的，不能再住在這個世間，再住在世間就有麻煩來了。現神通一定就走，這是佛法裡面可以說是一種規矩。現了神通，告訴人「我是什麼菩薩、羅漢再來的」，他還不走，給諸位說，這人有問題。現在我聽說不少人說，他是什麼菩薩再來的、什麼羅漢再來的，過去跟過釋迦牟尼佛，追隨過的，有這些造謠生事的，他說了之後他又不走，妖言惑眾。我們古大德確實有佛菩薩來的，身分一暴露他馬上就走，絕不會再住在世間。示現神通也有這個意思在裡頭，所以佛沒有。佛到波斯匿王那裡去應供，城市裡面還有許多長者居士家裡都設了齋，佛的弟子多，也不能辜負他們大家，就派這些人你到這條街，他帶隊到那條街，總是家家都走到，不要辜負這些好心植福的人。所以佛就派文殊菩薩，『分領菩薩及阿羅漢應諸齋主』，這是文殊菩薩做總領隊，叫他去分派菩薩、羅漢們到城裡面每個地方去應供。下面這就說這部經發起的因緣：

【惟有阿難。先受別請。遠遊未還。不遑僧次。】

『阿難』就是阿難陀，翻成中國的意思叫慶喜，慶是慶祝的慶，歡喜的喜，他出生的時候正好是釋迦牟尼佛成道的這天。我們要曉得阿難的身分，他跟釋迦牟尼佛是堂兄弟，釋迦牟尼佛父親兄弟四個，淨飯王是老大。釋迦牟尼佛出家，淨飯王很難過，最好的、最喜歡的兒子，本來希望他繼承王位的，結果他出家了。以後聽到他這個兒子成道，心裡也很歡喜，出家總算有了成就，成佛了。正在這個時候他的弟弟斛飯王來向他報告，他的妃子生了一個兒子，所以他非常歡喜，這是值得歡喜的一天，就給他取了個名字叫慶喜，兩樁喜事同時來臨，老大成佛，小弟出生。這是說明他跟釋迦牟

尼佛有這樣的關係。以後他也跟著釋迦牟尼佛出家，這個因緣後面會講到，到後面時候我們再說。這是講『先受別請』，這是在自恣法會之前，他有另外一個因緣，別人單獨請他出去，所以集合起來到舍衛大城去應供，他沒有趕得上。

在此地我們做個簡單的介紹，佛在戒律裡講到，請僧有兩種方式，一種叫次第請，一種叫別請。但是佛所讚歎的是次第請，因為次第請是無分別心、是平等心、是沒有揀別的。我發心要在三寶當中培福，按照出家人的法臘（比丘受戒的年歲）次第，我有多大力量，我請多少出家人來應供，不在裡面挑選，按照次第來請，這叫次第請，這個福報是最大。另外一種就是別請，別請是有分別心，在僧眾裡他對某個人好，特別單獨請那個人，這叫別請。阿難這一天就是受人別請，『遠遊未還』，大概齋主距離精舍相當的遠，他出去，應供的時間到了，他還沒有能夠趕得回來。『不遑僧次』，這就說是他先已經出去，現在沒有能夠回到精舍來，「不遑」就是不能夠參與，沒有能夠參加到舍衛大城去應供的這個隊伍。這是示現這一次法會的因緣，這也是發起序的一個開端。

一切經的發起，因緣都不一樣，譬如《大彌陀經》是以色法、色相來引起，引發這個因緣，《法華經》是以光明引起，而這部經是以阿難墮落在淫室裡面為發起因緣。但是示現之事只是引發大教而已，大主意是暗示我們，阿難尊者是多聞第一，這就是指示一味得多聞而不勤修定功，在一切境界裡頭還是做不了主宰，怎麼能夠超生死出輪迴？這是楞嚴會的大主意。以多聞第一的阿難故意示現墮落來發起這部經，實際上就是勸勉一切多聞的人不可以疏忽大定。這一點尤其是在末法時期，如果我們要從五個時期，就是五種堅固來看的話，佛滅度第一個五百年是解脫堅固，第二個五百年是禪定，第三個五百年是多聞；換句話說，從第三個五百年就是《楞嚴

經》當機者。解脫是證果，禪定雖然不能證果，但是也能夠得到相似的果位，多聞就不行了。多聞以後，塔寺堅固、塔廟堅固，那是著重修福的，人天有漏的福報。可是五五百年之後人就很可憐，鬥諍堅固。鬥諍是什麼樣的下場，我們應當要曉得。從佛的這五種堅固，我們自己實在要覺悟，別人爭，我們不能爭；別人墮落，我們為什麼要跟著人家墮落？我們要想取的一定要修定、要修慧，定慧等運這才是楞嚴大定。所以在楞嚴會上，不但是勉勵阿難，實際上就是勉勵多聞堅固以後的四眾弟子們，佛法法門雖然是無量無邊，諸位要曉得，每個法門都是修禪定。既然都是修禪定，為什麼要那麼多法門？修禪定的方法不一樣，手段不相同，目的沒有兩個。我們念佛修一心不亂，一心不亂就是禪定，所以我們要懂這個意思。這才體會到釋迦牟尼佛跟阿難尊者的苦心，用這種善巧方便來暗示我們，來發起這一次的法會。

如果要不修定，一味的多聞沒有用處，自己保自己都保不了，還能夠救度一切眾生嗎？還能夠利益別人嗎？也許有人問，這部經我們從經題上看到的，佛是直接顯示楞嚴大定的，為什麼要以多聞阿難尊者誤墮而發起？我們說得更明白一點，世間稍微聰明一點的人都喜歡博學多聞，這是娑婆世界眾生的根性如是。因此，心不能專、志不能一，雖然費許多的時間，吃盡了苦頭，說老實話還是不得其門而入，這個虧就吃大了。古德常講「唯上智與下愚不移」，善知識最喜歡教的是哪兩種人？一種上智，一種下愚。這兩種人一定有成就，為什麼？因為他能夠專、能夠一。上智是絕頂聰明的人，所謂是一聞千悟，他曉得真妄，他能夠辨別利害，他一聽就懂，所以他能專、他能一。下愚之人他什麼都不懂，但是怎麼？他很聽話，他沒有懷疑，你叫他東，他絕不往西走，這種人也好教。現在所謂說是他頭腦很簡單，叫他怎麼動，他就怎麼動，老師可以給他

指一條路，叫他自己走去，他一定會走到。最難辦的就是當中所謂半吊子，高不成、低不就，可是這樣的人佔絕對大多數。《地藏經》裡面講「閻浮提眾生剛強難化」，指什麼？就是指當中這一段。上智與下愚都好化，很容易教化，下愚之人他雖然很笨，他能夠專心、能夠一心，給諸位說，他要是既專又一，他用十年功夫，那個當中自以為聰明的人就決定比不上他，跟他相差很大一段距離。所以我們往往看到，下愚之人有大成就，這就是他遇到善知識，他遇到好的老師，他能夠守住一條路走到底，容易成就定功、容易開悟。

阿難尊者在世尊弟子當中，他所代表的是當中的人物，也就是代表一種高不成、低不就的人物，自以為聰明、自以為了不起的。不但他博學多聞他很了不起，還有個關係，他是佛的小弟，所以在這個法會裡面藉他這個身分、他這樣的地位，來給我們做個榜樣。換句話說，我們能不能學阿難？不能！不能，是說不能學示現的阿難。阿難的根本也是大菩薩權巧示現，幫助釋迦牟尼佛弘法的。這個地方科判標題「示墮」，不是真正墮落，是裝出這個樣子給我們看的，這是大慈大悲救度一切罪苦眾生。佛用言教，阿難陀用身教，做出一個樣子給我們看。身教跟言教都有逆順兩方面，順的叫我們學習，逆的叫我們引以為戒，它有誠勸的意思在裡面。由此可知，聞法，不能夠真正的依教修行，不如不聞。如果說一切經典讀得很熟，不曉得依文字起觀照，他還是要墮落、還是不能自救，所以佛在大經裡面說「於法不修行，自疾不能救」。

要這樣說法，真正修行人不必研究經論？那也錯了，那就是俗話所謂因噎廢食。如果說是讀誦經論不重要，釋迦牟尼佛為什麼示現講經四十九年？在《觀無量壽佛經》裡面告訴我們修淨業正因，第三條特別指示我們「讀誦大乘」。可見得讀誦是不可廢的，但是

要曉得，一定要能夠依教起修，這才是重要的。換句話說，我們世間常講學以致用，我們要博學，學了怎麼樣？要在生活上能夠用得上。如果我們什麼都學，學了在生活上完全用不上，那種學問學了就沒有意義，浪費我們的時間、精力。凡是所學的都要有用處，佛法是最講求這一層，絕不學沒有用的學問，絕不修無益的苦行。從這方面來看，如果說佛教是消極的，那是大誤會，為什麼？佛教最講現實，無論在行門、在解門上，它要講求意義，要講求價值，還得要講求享受，正受，可見得它絕不消極。下面就敘說他這段因緣：

【既無上座。及阿闍梨。途中獨歸。其日無供。即時阿難執持應器。於所遊城。次第循乞。】

本來在佛門裡面的制度，對於年輕的比丘、沙彌，不可以一個人出門，出門總要兩個人以上，要有一個年長的帶他一道去。可是阿難這天接受人家的別請，沒有人陪他，一個人去，一個人去這才招墮。如果有二個、三個人同行，那楞嚴會也發不起來，我們也聽不到《楞嚴經》，這都是故意裝的犯規矩，一個人去的。什麼叫上座？『上座』有三種，第一種叫「生年上座」，是在大眾當中戒臘最高、年齡最大，我們稱他叫上座。第二種是「福德上座」，大眾所推崇的，他有福。由此可知，福報也是不能不修，應當要懂得修福。第三種叫法性上座，法性上座是指證果的人，阿羅漢以上的，這是法性上座。不管他年齡再小，或者他十歲、八歲，他證阿羅漢就是上座，這是指證果的人。所以上座通常有三種。

『阿闍梨』，翻成中國意思叫軌範師，拿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教授老師。我們現在在一般學校裡面講，好像一個學校校長是和尚、教授是阿闍梨，他是學生的模範，就是學生的楷模，我們翻作軌範師，他的言行都可以做我們的模範，我們應當要向他學習。阿闍梨



有五種，第一種是「出家阿闍梨」，出家的軌範師。我們出家受沙彌戒，受沙彌戒才算是出家，他給我們授沙彌戒，他教給我們出家人的威儀，出家人的修學的方法，這是出家阿闍梨。第二種是「教授阿闍梨」，第三種是「羯磨阿闍梨」，這兩種諸位要是受過戒，或者是受菩薩戒、受在家菩薩戒就有。這是我們通常講的三師。三師，和尚也算出家阿闍梨，三師也都稱和尚，教授和尚、羯磨和尚。第四種是「依止阿闍梨」，依止阿闍梨範圍非常的廣大，就是他有道場，這都是指道場的住持，我在這個道場住了一天，這個道場的住持就是我的依止阿闍梨，這一類的阿闍梨是最為普遍。第五種是「教讀阿闍梨」，這就是授經，我們跟他學經典，像現在佛學院裡面這些老師們，他們都可以算是教讀阿闍梨。他教了多少？《戒經》裡面講，他曾經教過你一句，你一生跟他學得不多，只跟他學了幾句，他把這幾句的意思講解給你聽，你明白了，這個人都是你的教讀阿闍梨。佛門裡面特別重視的是師道，這五種都是老師，我們對他要以同等的恭敬。

在戒律裡面，佛有這個制度，年輕的比丘外出一定要有兩個人陪著他一道，這就是一個是上座，一個是阿闍梨，所以是三個人同行。《法華經》裡面講一般乞食，因為過去出家人天天都要出門乞食，出門乞食一定要有同伴，沒有說單獨一個人到外面乞食、化緣，這是不合乎戒律。阿難是在釋迦牟尼佛在世的時候，他就例外，一個人出去，沒有任何人陪伴。諸位要曉得，釋迦牟尼佛在四十九年教學當中，難道就是阿難尊者這麼一次嗎？我們也曉得，同學背著老師一個人出去的也得是，沒有什麼大的事情被發現就是了。守規矩的一定是二個人、三個人同行，不守規矩的也多。《戒經》裡面講六群比丘，那就是搗蛋的、不聽話、不守規矩的，也是佛的學生。佛在世他的學生當中也不是個個都聽話，也有很頑皮的，處

處在外面不守規矩找麻煩。現在你要做了老師，你將來教學生，學生不守規矩，想想釋迦牟尼佛當時在世也有這個情形。

在《阿難問事佛吉凶經》裡面，做老師的不能夠過分的責備弟子，佛在世已經就示現這個榜樣給我們看，應當有慈悲心，要能夠諒解他。責備的用意還是大慈大悲，責備要能叫他回頭，要能叫他生慚愧心、生恭敬心、生報恩心，這才如法；如果責備了，叫他怨恨一輩子，這個錯誤。所以要曉得，責備人是愛人，不是愛護人不責備他。父母責備兒女是為了愛護他，老師責備學生也是為了愛護他。不愛護的那個學生，老師對他一定是客客氣氣，當賓客一樣看待，那是什麼？那是不教他的。不要講過去，我在求學的時候，在台中李老師教我們這批學生，老師就說得很清楚，學生挨打、挨罵的，這是老師照顧他、成就他。老師見這個學生面客客氣氣的，那是老師摒棄他、不要他，等於開除掉，絕不責備你。為什麼？不跟你結怨仇，對你客客氣氣。換句話說，你無藥可救，這個人沒辦法教，所以才對你客氣，跟你結個善緣；認為你還可教，那就要責備。

阿難在此示現違犯規矩，私自一個人出去，接受人家特別的別請。『其日無供』，平常也不能出去，夏安居的這三個月當中是不能出去，這是解夏第一天他出去了。安居的時候每天精舍裡頭有菜飯供養，由這些居士做好了送來。在從前寺院裡面是不煮飯的，所以出家人一個就是外面去托鉢，托回來吃，另外一個就是人家送供養來。這個制度到中國來才廢除，到中國來的時候我們寺院裡面有廚房、有齋堂（齋堂就是飯廳），跟印度是不相同，這是我們中國人的生活方式跟印度不一樣。而佛法是活活潑潑，佛法是隨俗的，它不是個呆板的，它能夠適應一切的環境。所以，我們中國出家人的生活方式跟印度人不一樣，日本人出家的生活方式跟我們中國也

不一樣。它能夠適合各個地域，適合每個民族的風俗習慣，在生活上可以隨順環境來改變，但是原則上是一致，那就是修定、修慧，這是沒有兩樣的。

阿難這一天回來，大眾都出去應供，精舍裡頭沒有飯吃，他就發心『執持應器』，應器是鉢。鉢為什麼稱為應器？這是我們中文的翻譯法，從意思上翻譯的。因為鉢的做法，也不是隨隨便便做的，它有一定的質料、顏色以及大小。質料上有兩種，一種是鐵鉢，一種是瓦鉢，就是陶器，質料是兩種。顏色是紅褐色，就是紅色跟褐色合在一起，是這樣的顏色，也就是染色的意思，不是正色。量是隨自己飯量，我吃多少，我的鉢做多大，鉢做太小了一鉢飯我吃不飽，太大了我吃不完。所以這個鉢叫應量鉢，我有多大飯量應該做多大的鉢。但是最大不能超過三升，三升是相當大，超過三升那人家看到你拿了個大鉢去，「這個和尚貪心，這個鉢比洗臉盆還大」，那人家要笑話你，所以說最大不能超過三升。最小的容量不能小過半升，半升差不多就是我們現在吃飯的一個飯碗一樣，那很小，我們現在普通吃飯的飯碗差不多是半升。要拿我們這個飯碗來說，最大鉢不能超過六碗飯，裝六碗那個鉢就太大了。所以叫做應器，它應質料、應色（顏色）、應量。

『於所遊城』，「遊」是遊化的所在，這就是指舍衛國舍衛大城，這是世尊以及他的弟子常常在這個地區遊化。『次第循乞』，次第乞我們俗話講沿門托鉢，次第乞法是不選擇，以平等心來乞食，一家一家都去，不選擇。這種乞食的方法不是小乘人，是大乘菩薩，菩薩乞食是次第乞。小乘人乞食不是次第乞，戒經裡面講「揀別五家」，戒經規定有五種人家不可以去托鉢，因此他就不能夠次第。看到這裡是戒裡頭列的這一家，不能到他家去，要超過到別人家去托鉢。這個五家是指什麼？第一個是做官的人家。做官的人家

不要去托鉢，為什麼？做官的人都有傲慢的習氣，對於這些托鉢的人不太尊重。我們要是去托鉢的時候不善於應對，往往惹他生氣，反而不好，所以對於做官的人家來說，小乘人不去乞食。大乘菩薩可以，菩薩有無礙的智慧，能夠應付得了，能夠度化他，所以菩薩可以，小乘人不行。第二種是屠戶不能去，我們現在講賣肉的，殺豬、殺牛的這些人家不去，殺生。他對我們修行人的心理上影響很大，我們修慈悲心，看到人家殺得血淋淋的，心裡不忍。世法裡面所說「聞其聲，不忍食其肉」，看到他在殺生，他布施我們這個飯，我們怎麼能吃得下去？所以這個要迴避。還有一種就是賣酒的，酒家我們不去乞食；再就是風化區我們不能去，這些處所都是有傷慈悲心。所以不去乞食，是養自己的慈悲心，不叫他們生煩惱，用意在此地，用意是很善，不是惡意的。但是菩薩沒有揀別，菩薩乞食是次第乞。

阿難尊者今天發了個心他要次第乞，這就是小乘人發了大乘心，發了菩薩心。過去他是揀別的，今天他不揀別，大概他自己也認為自己道行夠了，「我應該學學大乘、學學菩薩，不要揀別」。從前想要學還不行，為什麼？有同伴的，你要這樣做的時候，同伴會到老師那裡去告狀，不敢這樣做。今天一個人沒有人陪著他，自己可以為欲所為，來學學大乘菩薩。我們要說個不好聽的話，自不量力。這個地方是阿難尊者示現榜樣給我們看，我們無論學什麼東西，一定要衡量自己的能力，我是不是能做得到？做不到，做不到再換個方式，絕不可以勉強，最怕的就是好高騖遠。可是今天你要是講這些小經，初機、接引大眾的經，沒有人聽。人的習氣怎麼樣？就是好高騖遠。愈是大經、愈是深的東西，他覺得愈有味道，聽了有沒有用處？根本就沒有用處。實在講大經大論就好比麻醉針一樣，當時打下去興奮一下，一會兒統統沒有了。小部經論很踏實的，

沒有看在眼裡頭，瞧不起，這就沒有辦法，這是眾生的一種執著，成見太深，這是很大的毛病。因此我們在大經大論裡面得到的利益，只可以說薰習在阿賴耶裡面成為種子而已。我們真正要得力的，還是在小部經論上，才能夠真正的得力。無論在解門與行門都要有根柢，這是我們要切切記住的，沒有根、沒有柢怎麼能夠發揚光大？再看下面，前面是發心。

【心中初求最後檀越以為齋主。無問淨穢刹利尊姓及旃陀羅。方行等慈。不擇微賤。發意圓成一切眾生無量功德。】

『初求』是初發心，因為什麼？過去是揀別五家，一向都是守著小乘規矩，今天才發大乘心，學菩薩的乞食法。『最後檀越』，檀越就是施主。「最後」有兩個意思，因為阿難尊者曉得，佛與那些同學們都已經到舍衛大城去應供，他去得最晚，去得最晚還能碰到一個齋主，這是最後的一個齋主，可以說他是最後入大城乞食的一個人。還有一個意思，他去乞食遇到這個人，也是這天初發心來供僧的。在舍衛大城所有那些供僧的人家，他發心是最後，為什麼？人家天天都在那裡供養出家人，他只有今天發了個心也來供養出家人。所以有這兩個意思在，想找這樣一個檀越做他的齋主。『無問淨穢』，「淨」是指刹帝利、婆羅門，這在印度四姓階級裡面這兩種階級是清淨、尊貴的；「穢」就是微賤一類，是指旃陀羅。『刹帝利』是王族。婆羅門是修道之人。『旃陀羅』是在印度地位最低，四姓階級裡面最低的。他今天所採取的方法是菩薩法，菩薩法是不揀別，完全用平等心。所以說不問是淨也好、穢也好，你是貴族也好，你是一般所謂貧賤之家也好，他不揀別，按照次第來乞食。

『方行等慈』，方是方法，依照釋迦牟尼佛所講平等大慈的乞食法。平等大慈乞食法是釋迦牟尼佛跟菩薩們所講，而不是跟小乘

人所講的。『不擇』就是不選擇，一律平等的看待，所以「不擇微賤」。不像小乘人五種裡面，除做官的，其餘像賣酒的、屠戶、風化區，都是算是穢與賤的這些人家，今天他一概不揀別、不分別，一律平等的來看待。所以是『發意圓成無量功德』，這在菩薩法裡面、大乘佛法裡面確實是如此。但是小乘人定力不夠、智慧不足，佛才特別教誡這五種人家不要去。

在大乘佛法裡面平等乞食有幾點意思，第一，自己確實證到平等的境界，入不二法門。如果看到這些齋主們還有貧、還有富，那就二，就不是不二；見了性的人看一切眾生統統是平等。由此可知，我們心平等了見外面境界就平等，平等心是真心，平等心就是禪宗所講的明心見性。這是大乘佛法裡頭終極的目標，大乘無量無邊的法門都是以這個為目標，我們學的是明心見性，我們學的就是入不二法門，入是講證入。一切法裡面我們唯看到是一，而看不到二，心裡不起二念，這才入不二法門，這是第一點意思，確實他是這樣，所以他沒有選擇。第二點意思，離貪慢之心。那個富貴人家供養的菜飯好，天天到那裡去乞食，天天去吃好的；那窮人家沒有什麼東西吃的，甚至一些剩飯、剩下來的菜，你也不願意去吃那些東西。這樣怎麼樣？有分別心、有貪心、有傲慢之心，對於貧賤人家瞧不起，對富貴人家有巴結的意思在，所以佛對大乘菩薩這是絕對要禁止。第三，他有定力。對於從事殺生這些行業的人，他有定力不會為他所動；淫欲之家的時候不會為色相所動，他有這功夫，有這定力。第四種，避免一切人的疑惑。因為世間人不懂得佛法，看到你托鉢，「這個人家去，那個人家為什麼他老不去？」凡夫心裡會猜疑。第五種，對治小乘人的分別。小乘人有分別心，大乘人沒有分別心。所以，次第乞是菩薩的乞食法。

今天阿難尊者是頭一次發個大願，要學菩薩的乞食法。底下這

句說，「發意圓成一切眾生無量功德」，這句是說明阿難尊者為什麼要發這個心，他的用意實在是好的，是發了個圓滿成就無論是淨是穢一切眾生的無量功德。阿難雖然發大心平等行慈，很可惜他是在意識分別處發的心，不是從真性裡頭發起的心；換句話說，他是從妄識裡面發心，不是真性所發的。他這個心願是以分別心、執著心、虛妄心做基礎，所以他才遭難；如果他是以平等心、清淨心、慈悲心做基礎，他就不遭難。我們今天在佛門裡發心、發願，我們是基於什麼而發的？這是關鍵的所在。我們是從真心裡面發的，還是從妄心裡面發的？我們是從清淨心裡面發的，還是從名聞利養心裡頭發的？這也是阿難在此地給我們一個啟示。阿難在此地雖然說發意圓成，既然講「發意」就帶著有勉強的意思，不是從至誠心裡面發出來的，「我今天要發個心」，這就是勉強，不是自然的。勉強的發心，給諸位說，這就是遭魔的根源。所以今天我們不論是在佛法裡頭，或者在世法裡面，我們要想救自己、要想救眾生從哪裡做起？從真誠裡面做起。

諸位要曉得，今天整個世界是什麼樣的世界？是作假的世界。人與人之間都是虛情假義，沒有一句老實話，說得不好聽，今天的世界是個騙子的世界，人與人之間互相欺騙，國與國之間也互相欺騙，天下不亂哪有這種道理？理上就講不通。天下為什麼大亂？就是人都失掉真誠。我們在這個時代要想救自己，我們以真誠就能夠把自己救度出來。別人欺騙我，我不欺騙他；別人以假意對我，我以誠心待人，這就行。要是我這樣做，不是吃了虧嗎？給諸位說，一飲一啄莫非前定，沒有吃虧，如果你要是吃虧，那因果定律就推翻了。印祖勸我們念《了凡四訓》，你把《了凡四訓》念通，你才真正恍然大悟，徹底明瞭因果報應。所謂是「君子樂得作君子，小人冤枉作小人」，誰也佔不了誰的便宜，誰也吃不了誰的虧。要拿

佛經來說，那更是說得徹底，《法華經》裡面講：如是相、如是性、如是體、如是因、如是緣、如是果、如是報應，一點都沒錯。我們為什麼不用真誠心來待人、來處事？為什麼還要用虛假？自己在那裡造罪業，這冤枉造罪業。所以佛經念通、善書念通，你在這個舉世混濁的時代你一定有方向，你一定有一條光明的大道，你自己得大自在，你也能夠引導一切眾生走向光明的道路。這是我們在今天唯一的一條生路，就是不說假話，不做假事情，待人接物、言語，都要以真、以誠、實在，決定沒有虛偽，才能夠自救救人，才能夠入大乘佛法。到這個地方只敘說出來阿難尊者他發心的因緣，下面還有一段文字，說出他為什麼要發心。就是底下這一段，他也有個道理，也不是憑一時高興，再敘述他怎麼樣招墮的，怎麼樣發起楞嚴法會。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講到此地。